

从仿生到意蕴

——唐三彩陶俑中禽鸟形象的艺术特征与审美解析

丁紫琪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要】：本文以唐三彩陶俑中的禽鸟形象为研究对象，从造型特征与审美表达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研究认为，唐三彩禽鸟形象并非对自然鸟类的简单摹仿，而是在真实观察基础上，通过概括、提炼和装饰化处理形成的艺术形象，具有轮廓明确、姿态生动、局部特征突出的特点。与此同时三彩釉色的综合色彩及其自然流变，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装饰性和视觉感染力，使其呈现出富丽而生动的审美效果。体现了唐代陶瓷艺术写实与装饰相结合的特点，也反映出盛唐时期开放、自信、创新的时代审美风尚。

【关键词】：唐三彩；禽鸟形象；造型特征；审美表达

DOI:10.12417/2982-3846.26.01.003

引言

唐三彩是唐代陶瓷艺术的重要代表，不仅以绚丽的釉色和丰富的造型著称，也集中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审美风尚与文化气象。在众多装饰题材中，禽鸟形象虽不如人物、马俑那样受到广泛关注，但其造型生动、装饰性强，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对唐三彩禽鸟形象和唐三彩鸟形俑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唐三彩题材研究的内容，也能够进一步揭示唐代陶瓷艺术中造型、釉色与审美表达之间的内在联系。

1 唐三彩的时代背景

唐朝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厚葬之风盛行，《唐会要》记载：“王公百官，竟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成，下兼士庶。”^[1]其中的“偶人像马”便是指中唐时期流行的代表性产物“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最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发展至唐代在工艺上已经实现了工艺上的飞跃，在同一器物上可以实现多种釉色的混合与交融，相比前代，釉色的丰富程度可以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唐三彩作为明器是当时的贵族阶级希望将自己生前的荣华富贵同样带到自己死后的世界，在器物造型的丰富程度上很好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使唐三彩成为唐代具有代表性的陶瓷品类，是研究唐代社会重要参考。唐三彩在造型上是写实与抽象相结合的产物，具体在外观上参考现实，高度写实，但是在装饰纹样上进行艺术化的处理，用线条、圆圈等表达手法进行装饰。整体风格从自然之形中提取线条与轮廓，重构为那个时代所独有的博雅丰韵和审美风尚。

2 禽鸟形象在唐代的发展概况

唐代在经历“贞观之治”之后的社会政治相对清明，经济持续走向繁荣进步，人民的生活也安定富足。在这样的社会背

景下，养鸟、赏鸟这种社会风潮日益盛行，并由宫廷贵族逐渐扩展至市井民间，成为唐代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现象。人们对鸟的认知也从早期的原始崇拜逐步转向服务人们的审美欣赏与文化寄托，鸟形象由此成为重要的文化象征，由此衍生的鸟类装饰也成为表现社会风貌代表性装饰。究其原因，首先鸟类本身在造型表现上具有鲜明的自然形态特征，如喙、颈、翼、尾等，这种典型的造型特征具有强烈的视觉张力便于艺术线条的提炼与塑造。其次人们常常赋予鸟类纹样以吉祥美好的寓意。如在陶瓷装饰上“对鸟纹”用来形容夫妻情深，是对美好爱情的寄托；喜鹊与莲花、芦苇的组合，寓意“喜得莲科”；鹤与鸟衔绶带是长寿安康的象征等等。由此可见，人们对于爱情、功名与生命福祉的追求，往往借助艺术化的形式呈现在器物装饰之中，鸟类装饰元素也成了中国传统艺术中常见的艺术载体。

3 唐三彩陶俑中鸟形象的主要类型

唐朝时期，人们喜爱采用自然题材进行装饰描绘并赋予其美好的祝愿，其中唐三彩的禽鸟形象题材中就常采用鸭、雁、鹅等生活中的元素进行造型装饰。例如“鸭形器”，这是唐三彩中的一种典型器物造型，这里的鸭形器不具体指“鸭”，它是以禽鸟造型为基础，内里作中空可以存物的器形。在外形上多是雁、鸭之状，嘴长椭圆，曲颈上挺，昂胸，双翅收合，坠腹翘尾而卷，有的在器底做双蹼样式，有的直接做平扁底足^[2]。器身的成型则是使用贴塑、模印、刻划等工艺模拟出了羽毛根根分明的肌理，最终呈现出的造型效果栩栩如生，活泼灵动。该类作品所塑造的对象是鸭还是雁，又或是鹅和鸳鸯，因其造型上经过艺术化的处理，现在已经很难查明了，但这些鸟类题材都表达了古时人民的美好祝愿，例如鸿雁鸳鸯都代表感情相依不离，美满幸福，表明在唐朝人们的生活十分满足，使鸟类装饰题材承载更多的文化寓意。

唐朝与邻国的沟通和贸易往来空前繁盛,此时的唐三彩鸟形器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三彩鹦鹉杯”和“三彩鹦鹉壶”,在造型上禽鸟形象高度写实,羽毛刻画细腻,在器物设计上兼顾了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结合。鹦鹉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传入中国的,因为“武”与“鹉”同音,武则天授命薛怀义、法明等所炮制的《大云经疏》中曰:“鹦鹉应圣氏也”“鹦鹉者,属神皇之姓也”^[1]。因此,在当时鹦鹉成为英武、有能力的圣王身份代表,并在统治者的推广下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化装饰题材。

另外“唐三彩凤首壶”“唐三彩鹰首壶”也是受外来影响的产物。这类壶体在造型上借鉴了波斯萨珊王朝贵族使用的银器“胡瓶”的造型,特点是壶体口沿塑造了立体的鸟兽形象,鸟嘴为流,外撇的执柄好似鸟的冠羽加长形成的。壶体的整体线条在观感中直线中有曲线,曲线中有直线,曲线因视觉角度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弧线,使壶体的线条对比强烈,生动而挺拔。在唐代“凤纹”是皇室贵族的专属,只有拥有身份地位的女子才可以使用凤纹。“三彩凤首壶”中凤的造型与波斯王朝金银器造型的结合,鹦鹉文化寓意的本土化改造都展现了唐王朝对于文化的包容,这些三彩器皿都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展现了唐王朝兼容并包,气度恢宏的盛唐之景。

4 唐三彩中鸟形象的装饰表达特征

唐三彩陶俑中的禽鸟形象相较于其他题材,在造型上更强调轮廓的流动性、动态的轻灵感以及局部结构的提炼性,这使其在唐三彩陶塑体系中呈现出一种兼具自然意味与装饰趣味的艺术样态。从整体来看,唐三彩陶俑中禽鸟形象的造型特征主要体现在整体轮廓的概括、动态姿态的塑造、局部特征的强化以及三彩釉色对形象塑造的参与等方面。

4.1 唐三彩禽鸟形象的造型装饰特征

禽鸟形象的塑造首先依赖于整体轮廓的建立。唐三彩陶俑中的鸟形象通常不会追求生物学意义上的细密写实,而是通过较为简洁的整体概括,把握禽鸟最基本的形态特征。例如,圆润而略呈弧形的躯干、前伸或上扬的颈部、短促而有方向感的喙部,以及向后伸展的尾部,往往共同构成观者对于“禽鸟”的第一印象。这种概括并非简化到失去特征,而是在保留识别性的基础上进行提炼。也就是说,唐三彩中的鸟形象更注重“像不像一种鸟”,而非“像不像某一只鸟”。这种处理方式使造型摆脱了自然写实的束缚,转而朝向适合陶塑工艺的形体组织。整体轮廓因此显得明确、集中,并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禽鸟形象之所以富有表现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姿态变化丰富。无论是静立、引颈、回首,还是展翅欲飞、俯身觅食,都包含较强的动态意味。唐三彩陶俑中的禽鸟形象在塑造时,特别重视这种动态姿态的捕捉,并通过姿态变化增强生命感和

视觉张力。从造型规律来看,唐三彩禽鸟形象的动态处理并不追求夸张剧烈的动作幅度,而更倾向于在相对静态的结构中引入微妙变化。例如,头部轻微侧转、颈部形成曲线、尾部略向上翘,或躯干前倾后仰等,都能够在有限体量内形成生动的姿态感。这种“静中有动”的处理方式,使作品既保有陶俑应有的稳定性,又获得了生命体特有的灵动气息。与此同时,姿态的塑造并不仅是为了再现动作,更是组织整体形式节奏的重要方式。头颈与躯干之间的转折、躯干与尾部之间的延伸、双足与体量之间的支撑关系,共同构成造型上的起伏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禽鸟形象不至于流于呆板,而具有较强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可以说,动态姿态的把握是唐三彩禽鸟形象获得“灵气”的关键。

在整体轮廓和姿态基本确立之后,局部特征的处理决定了禽鸟形象能否进一步获得神采。唐三彩陶俑中的鸟类塑造,通常会对最具识别性的部位进行相对强化,如喙、眼、颈部转折、羽翼层次和尾羽走势等。这些局部虽然面积不大,却承担着十分重要的形象建构作用。例如,喙部往往是区分鸟类形象的首要特征之一。在陶塑表现中,喙并不需要过分复杂,却需要在方向、长度和尖锐关系上处理得较为明确,以保证头部特征清晰。眼部虽然细小,但常作为点睛之处,能够迅速提升形象的精神状态。羽翼和尾部的处理,则更多体现装饰化倾向,既可通过起伏轮廓表现层次,也可借助釉色变化暗示羽毛结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局部强化并不是单纯增加细节,而是有选择地突出最能传达鸟类气质的部分。也就是说,唐三彩鸟形象的局部刻画遵循的是“提炼性表现”而不是“堆砌性表现”。这种方法既有利于陶塑工艺的传承,也使局部与整体之间保持一致,从而形成一种简洁中见精到的艺术效果。

4.2 唐三彩禽鸟形象釉色装饰特征

研究唐三彩陶俑中的禽鸟形象,不能仅停留在泥塑轮廓层面,而必须看到釉色在形象塑造中的重要作用。唐三彩之所以区别于一般陶塑,就在于其设色并非附属性的表面装饰,而是直接参与视觉形象的建构。尤其对于禽鸟这种体表特征丰富、羽色变化多样的题材而言,三彩釉色的运用更具有表现意义。釉色之间的交融、流淌和自然过渡,使本来较为概括的形体获得更丰富的层次变化。某些部位即便没有通过强烈起伏来刻画,也能因釉色深浅、聚散和流动关系而显现出羽毛、骨骼或体表起伏的视觉暗示。换言之,色彩在这里并不只是“给形体上色”,而是与形体共同完成鸟形象的塑造。同时,三彩釉色本身具有偶然流变的工艺特性,这也使禽鸟形象在每件作品中都可能呈现略有不同的视觉效果。正是这种带有一定自然生成性的色彩变化,使唐三彩的禽鸟形象不仅具有明确造型结构,也具有流动、斑斓而富于变化的表面美感。这种由造型与釉色共同构成的表现方式,是唐三彩禽鸟形象区别于一般素陶或单

色釉陶塑的重要特征。

总体而言，唐三彩陶俑中禽鸟形象的这些特征共同说明，唐三彩中的禽鸟形象并不是对自然对象的写实，而是在工艺条件、装饰需求和时代审美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艺术化塑造的结果。也正是这些造型特点，为其进一步生成独特的审美表达奠定了基础。

5 唐三彩陶俑中禽鸟形象的审美表达特征

唐三彩陶俑中的禽鸟形象首先在造型设计上体现出一种介于写实与装饰之间的形式美特征。其塑造建立在对真实鸟类形态的观察之上，头部方向、颈部曲线、躯干轮廓和尾部走势等，都显示出工匠对鸟类基本特征的把握。这说明在禽鸟的造型塑造中并非脱离现实经验的主观创造，而是具有一定的写实基础。但与此同时，它并不追求对自然形态的细密再现，而是通过概括、提炼和适度夸张，使形象更符合陶塑工艺与审美表达的需要。因此，唐三彩禽鸟的造型既保留了自然真实感，又呈现出鲜明的艺术化和装饰化特征。

唐三彩禽鸟形象的审美魅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三彩釉色的运用。与素陶陶俑相比，多色釉色的融合色彩使鸟形象更鲜明华美，也增强了作品的视觉感染力。因其在烧制过程中形成的自然流淌、融合与晕散效果，还使色彩的过渡更加柔和丰富，有助于表现羽毛质感和体表层次，从而使原本较为概括的泥塑形体更具生动性。正因如此，唐三彩禽鸟形象的色彩美并不在于繁复堆砌，而在于以有限的色彩品类来形成浓淡、聚散

与虚实变化，在整体统一中呈现富丽而富于变化的审美效果。

唐三彩陶俑中的禽鸟形象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艺术样式，而是唐代社会文化气质在工艺美术层面的具体呈现。从整体审美上看，它所表现出的圆润体量、生动姿态和华美设色，都与唐代艺术普遍具有的饱满、开放、自信的审美气象密切相关。首先，禽鸟形象在体量处理上的充实感，与唐代艺术中偏好丰厚、圆润形式的趣味相一致。这种表现方式体现出一种开放的造型意识，不仅仅指风格外向，而是指工艺造型能够以较自由的方式处理自然对象，不被拘泥于僵化程式。这种表达方式既尊重鸟类基本结构，又敢于进行概括、变形和装饰性强化，说明工匠在面对自然形象时具有较强的艺术自信。这种自信，正是盛唐文化包容、开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在工艺层面的映射。

6 结语

唐三彩陶俑中的禽鸟形象虽然并非最常被关注的题材类型，但其在唐代陶瓷艺术中的表现却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价值。通过造型特征与审美表达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禽鸟形象并不是对自然鸟类的简单摹仿，而是在观察现实形态的基础上，结合陶塑工艺特点、装饰需求和时代审美趣味所形成的艺术化结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丰富唐三彩题材研究的内容，也有助于从更细致的角度理解唐代陶瓷艺术中造型、设色与审美表达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展示了传统工艺美术对自然题材的转化智慧，也为当代陶瓷装饰设计中传统鸟题材的提取、转译与再创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692.
- [2] 王依农.宝鹅郁金香:略谈唐三彩雁鸭形器[J].收藏,2021,(04):90-95.
- [3] 李春.关于唐三彩女俑的艺术价值分析[J].陶瓷研究,2024,39(01):22-24.